

流金岁月

我的母亲，并不是我的生母，而是我的大妈，但在我的心中她就是我的母亲，可以说比生母还亲。

在我3岁、姐姐5岁时，我生母与父亲离异，那时正是刚解放不久，爸爸参加革命工作，不能照顾我们姐弟，我大伯、大妈就义不容辞地抚养起我们姐弟。大伯、大妈膝下无儿女，对我们像亲生儿女一样，使我们感觉到并没有失去母爱，不知真情的人们都以为她就是她亲生的。

20世纪50年代初，新中国刚成立，人民的生活还很苦，尤其在深山区更是非常艰苦，那时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穿的衣服全是补丁摞补丁，全年口粮有三分之二是靠各种树叶和糠皮度日的。没有钱买灯油，就摸黑干活，一般情况下吃过晚饭就上炕歇着了，也不需要点灯了。没钱买盐，都是用自家养鸡下的蛋去换盐吃，吃的油都是自己用苦杏仁或核桃仁熬的，一年也吃不了1斤油。

大妈是一家之主，全家所有的家务活都要她一人承担。上有我爷必须伺候，我大伯天天出去干活，下有我们姐弟俩，所以里里外外都全靠大妈一个人支撑。真是干在前头，吃在后头，到最后饭也吃不干，菜也没了。但她毫无怨言，一声不吭，还是乐呵呵地，尤其为了不让我们姐弟俩受苦，好吃的一定先让我们和爷爷先吃，她看着都高兴。那时在农村每天都推碾子拉磨，这些活都是她的，有时还得下地干活。家中还养一头猪几只鸡，干活路上还得打猪草，一刻也不闲着，就这样支撑着这个家。大

妈非常疼爱我们，胜似亲妈，她的孝顺大度、温和有礼、贤惠明理、能干勤奋影响了我们一生。

记得我5岁那年出麻疹，差点要了命，是大妈把我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。那时农村缺医少药，大妈用土办法护理我，记得我有一个月是躺在大妈怀里度过的，最终活下来了，现在想起这些事直掉眼泪。

我姐比我大2岁，家境虽然很穷，但是，大妈把我姐收拾得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，在我们村算是一朵花了。衣服虽然补丁摞补丁，但是补得非常整齐，针脚非常均匀同现在缝纫机扎的差不多，衣服什么时候都是干干净净，脏一点也不行。

我大妈的针线活在全村是出名的，剪裁、绣花、做鞋、剪窗花、唱戏样样精通。村里妇女们遇到难题常到我家来请教，我大妈为人处世很好，耐心指导她们，所以威信也很高。过年过节戏班里也少不了她。我大妈手底下干活利落，不说别的，我姐的两条到膝的大辫子在全村是出名的，人见人爱，都夸我妈养了好个闺女。有一年，下乡剧团的同志要买我姐的大辫子当道具，我妈是死活不给，1964年，我姐参军后因为部队不允许留长辫子，才忍痛剪掉了。

上小学后，我和姐姐在同一教室上课，那时候学校教室很简陋，一、三班在一屋，二、四班在一屋。我上一年级，姐姐上三年级，我们都是一块上学，放学后一同回家。

大妈为了让我们好好学习，不让我

我的母亲

王进山

们干过多的家务活，只要学习好能得5分，她老人家再累也高兴。那时没有钟表，只能是白天看太阳的方位，夜间看星星的方位，以此来掌握时辰。我们老人家把三个星叫三个猫。谚语说：“大猫出来二猫赶，三猫出来白瞪眼。”白瞪眼就天亮了，东方鱼肚白了，鸡也叫三遍了。她为我们上学不迟到，后半夜一会儿起来看星星睡得觉很少了，第三个星一出时饭也做好了，叫我们起床穿衣吃饭准备上学，夏天还好些，冬天可够呛，那时气候比现在冷得多。人们常说：“尿尿带小棍，拉屎带钢锯。”意思是说天非常冷，尿和屎都冻成冰碴了。我大妈给我们亲自做棉鞋、棉手套和围巾、帽子，还给我们做屁股垫，就怕我们挨冻。我们若学习考了5分或优良，我大妈就做一些好吃的饭菜犒赏我们，以示鼓励。老师家访时，我大妈对老师非常尊重，支持老师放手管教我们，绝不护短，并常和我们说“师生如父子”必须听老师的话，否则她不饶我们，所以大妈给我灌输的东西很多。特殊时期，我是校革委会成员之一，坚决反对给老师戴高帽、挂木牌、游大街，这和大妈的教育是分不开的。

1958年，村里来了北京大学下放干部，办起了扫盲班，我大伯、大妈都积极参加了扫盲班，尤其我大妈学习非常刻苦。那时条件好些了，起码有油灯点了，她半宿半宿地读书写字，我们用过的本子，她又在空中处重新用来写字，一点也不浪费，或者用石笔在石板上反复写。后来，我大妈不但能

阅读毛主席的一些著作、报纸，还能写信了。而且写得相当亮，她的同代人很少有这样的，所以，北大下放干部们非常喜欢和佩服我大妈，他们现在还和我们保持着很好的关系。在当时，公社党委还重点宣传表扬我大妈的事迹，号召妇女们向她学习，马寅初校长到村来看望北大下放干部时，还在我们家里住过呢。

我大妈就是这样的人，无论干什么事，都有始有终，坚韧不拔、立场鲜明、吃苦耐劳那种韧劲儿别人很难比。1942年，日本占领时期，又赶上闹荒年，颗粒无收，大妈随大伯到口外逃荒要饭。我们村走了很多人，当时人们认为我大妈可能回不来了，结果后来村里到口外要饭的人们中，只有我大妈随我大伯返回家乡。有些妇女都弃夫随他人而去了，这次的结果不但使全村的人对我大妈更敬重，连我爷爷奶奶对这个儿媳也更加尊重了，我大妈就是这样的好人。

长大后，我姐成为一名北京市委办公厅处级干部，我也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中医大夫和画家。可惜我大伯、大妈走得太早了，如果赶上现在这个好时代，我真要好好孝顺孝顺他们老俩，让他们享享清福。在我脑海里，大妈不是生母胜似生母，我经常在梦中见到他们，一想到他们，我就感觉很幸福。我没有受罪，得到了母爱，在大妈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，大妈虽离开我很多年了，我永远也不忘她的养育之恩，永远爱我的大妈，她是我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！



一蔓一禅心 朱晓/作

相恋那年

史庆芬

我和老伴儿相恋是在那特殊的年代，说是相恋，不如说是相识。1967年，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我与生产队的社员们正在田地里摘收棉花，望着那一片白色无垠的棉花地，心情格外兴奋，手也像那弹奏钢琴的五指，一刻不停拾捡质地柔软的花朵。那一簇簇白色的花朵，争相来到我的手中，装进腰里的围裙口袋，当时，棉花可是国家计划经济的一部分，交够国家的，留足集体的，剩下的全是社员自己的。

正当我们姐妹兴高采烈地边说边摘捡棉花的时刻，介绍人来田地里找我，安排在她家与对方见了面。当时，农村女孩儿最敬仰、最羡慕的莫过于嫁给一个当兵的解放军战士，也就是说嫁给革命大熔炉中的一员。最初的见面双方第一印象还算满意，当时，没有花前月下、没有如胶似漆、没有青春浪漫。见个面初步确定了两入关系之后，就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了，我依然回到田地里摘棉花，对方由于是回家探

亲，匆匆赶回自己家。后来，他继续留在部队服役，我则继续在生产队干活儿挣工分，当然，我在大队担任团支部书记及大队出纳会计，按照当时的规定：会计每个月都要参加集体劳动15天，其余时间在大队的办公室开会及做账，记分是半个月的工分。我与一般人不同，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天数较多，办公室做账目时间抓紧完成，除去开会时间，剩余时间全部参加劳动，享受着与同龄伙伴共同劳动带来的欢乐。

一年之中，彼此没有忘记对方，使用通信的方式联络感情。至于信的内容也不多，至今我还珍藏着一部分。信的开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高指示，诸如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”“抓革命、促生产、促工作、促战备。”等等，占去大半篇幅，中间是介绍各自的工作、学习情况等。第二页结尾的多半张版面是祝福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，例行公事的结束语，也是毛主席语录，现回想起来不禁有些可笑，当年的

青年人甚至会不太理解。

有一次，对方来信邀我去部队看看，他们属于雷达部队驻守在海边，逢年过节军民联欢可热闹了，天天能看节目。当时还真是想去看看大海，也不愿意放弃与他见面的机会。一是了解一下他的思想品质，另外开阔本人的眼界，自从参加生产队劳动，所有的年轻人根本没有机会出去旅游。最远处是由村党支部组织青年坐敞篷解放牌大卡车去北京大学参观，但也没有机会在北京各景点去转转。当时，我还没有坐过火车，也不知道火车是什么模样，也想体验一下坐火车是什么感觉。但我们家里经济条件不好，因人口多，劳动力少，年终生产队工分分配之后，我们家年年要往生产队交钱，总是亏损家庭户，哪里还有钱出远门呢？因与对方生疏也不好意思开口要钱，只得回信说生产队活儿忙没时间去，错过了一次良好的见面时机。等到婚后提起这事儿，他还埋怨我：“你怎么不直接说呢？我每月

发的津贴是用不完的，可以寄钱给你。”您看，当时的我有多傻！可当时的他也不聪明，农村大冬天的过春节，农活儿有那么忙吗？

一年之后，还是秋季收获的季节，对方来信提出结婚，可当时我连他长的什么模样都记不起来了，心想：今后与一个陌生人在一起生活过日子，会是怎样的结局？我从小没了父亲，唯一的哥哥给我定夺，我受农村意识的影响：有父从父，无父从兄。在县政府当干部的哥哥告诉我：“你还是结婚吧！他是向部队请假开介绍信回家的，如果不结，他回去要受处分的。不是哥狠心赶你走，你还是三思啊！”我听了哥哥的一席话，当时眼泪就下来了，是啊，我真想再帮助哥嫂几年解除困境，看来身不由己了！受家庭条件、社会环境因素制约，命运如何？只是一咬牙豁出去了，听天由命吧！一个在部队是个“代理排长”身份的青年，品质也不会太差吧？

当时，男女之间谈恋爱，连手

拉手、肩并肩的形式都不敢，哪里有什么语言交流。在去领结婚证的路上，15米的距离，走着前后相隔数米，双方遇见熟人都是脸红到脖颈，那别扭劲儿就别提了！看到当年轻人手挽手、亲密无间的样子，真让我们这些过来人眼红。结婚的那天，他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，我坐在后座，哥嫂及叔叔送我。到了村口，我们都下车改步行，手捧毛主席红宝书，举起来向迎接我们的人致意，简单的婚礼由我的哥哥主持，亲友们象征性地每人给我一块钱表示见面礼，至今记得总共收了14元钱。嫂子告诉我：“让婆婆数一数，一共来了几个小孩儿，你是长辈，要给来客孩子每人五角钱。”那天婆婆说共有12个孩子，我拿出6元钱，让婆婆逐一分给他们，剩下的8元钱，是三天回门（回娘家）时，分给了娘家的侄子、侄女们，一共是15人，由嫂子代劳，平均分配的。自己一分钱未得。婆婆家我是一分钱彩礼没要，倒是丈夫给了我由部队带来的两本红

宝书《毛主席语录》保存至今。毕竟是我出嫁，妈妈从生产队借来30元钱，是队长召开社员大会讨论通过才肯借的，并承诺由我在生产队劳动工分偿还。妈妈就用这30元钱，买了一对木头箱子、一双鞋、一身普通的衣服，算是陪嫁。婚后，我确实兑现了承诺，在生产队劳动了5个月，挣足够30元钱了，算是我对家里最后的报答，替哥嫂减轻了负担。

想不到的是，丈夫是军人出身，既有军人的作风和风度，又有农村青年特有的淳朴憨厚。几十年来我们相敬如宾，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。当然，我也是个知书达理之人，和公婆、小姑子、小叔子也是和平相处，缔造和谐美满之家。如今，两个女儿均已事业有成，眼前的一切令我感到十分欣慰。我和老伴儿杜槐，从相识、相知到婚后的相恋，是我们一生中无悔的选择。

回忆相恋那年，到半个多世纪的牵手，我俩都已80有余，我们将更加珍惜这美好的岁月！

征稿启事

《京西时报》永定河副刊内容立足门头沟本土，每周1个整版，逢周五出刊，设有《文化纵横》《推荐一本好书》《流金岁月》《花蕾》《联苑》等栏目。为打造多元开放的文学平台，现特面向广大新时代文艺创作者征稿。

一、征稿要求

- 1.内容：须为原创，拒绝AI生成，文责自负。
- 2.体裁：散文（非虚构）、小说、诗歌、书画、摄影、篆刻、剪纸等。
- 3.要求：散文、小说：600—1500字为佳。诗歌：不超过30行。书画等：照片在1M以上，清晰、干净。

二、投稿方式

- 1.投稿邮箱：mtgxwzx@vip.sina.com
- 2.投稿要求：请将作品直接粘贴在邮件正文中，并附一份Word版于附件中，标题统一格式为“区域+作者+文体+标题+字数”，如“门头沟李某某散文《秋思》1235字”。
- 3.投稿提醒：来稿时，请注明真实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手机号码等。
- 4.联系电话：69849082（重要稿件，请电话确认）
- 5.联系编辑：贺京梅

三、版权声明

作品一经刊用，即视为授权本报及相关平台使用。

《京西时报》
门头沟区融媒体中心

雨

史迎风

无风的早晨
雨珍珠般从天上散落
噼噼啪啪 成线成串
有的重重落在地上
瞬间摔成八瓣
有的高高落在树上
树叶好心心地伸出或大或小的手掌去接
变成一股一股青烟
也有幸运地落在水面
它们捉迷藏一样化作水泡
冒出头相互眨眼
片刻工夫 雨更大了
哗啦啦啦 犹如白练飞舞在天地之间
一切都隐藏不见了
只有大地上白茫茫一片
我转身关上窗户 抽出雨伞
犹记得 今天并不是星期天……

奔赴心中的翡翠城

果蕾

“沿着黄砖路，就可以走到翡翠城”，这句话出自童话《绿野仙踪》，也是童年的我津津乐道的一句话。那时候，我家门口就是一条铺着灰色砖石的普通小路，路旁甚至是一条荒废的水沟，实在谈不上唯美。但我把那条小路说成是《绿野仙踪》里的黄砖路，想象沿着这条路，能够到宛如仙境的“翡翠城”。而直到今天我才惊觉，这句话竟不知不觉变成了我的精神图腾，而那条水沟上的小桥，其分量对我来说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座雄浑的大桥。

想来很幸运，我很小的时候就得到了绘本《绿野仙踪》，那是我偶然去妈妈单位时，一位同事阿姨送给我的。小孩子对其感兴趣，大概是因为插图精美，故事情节曲折离奇，另外，还有些许对异域风情猎奇的心理吧。这个教人爱与勇气的故事，后来被称为西方的《西游记》——二者都是一行四五人结伴上路、一路历险寻找心愿，在旅途中完成自我成长的故事。而翡翠城这个意象，也是一种理想，一种图腾，甚至房地产开发商也会给住宅小区取这个名字，毕竟商业广告经常用语言文字、图片意象去包裹商品卖点，以靠近人们的向往，迎合人们心中的精神图腾。

对于我来说，我的精神力量源泉来自童年和家乡，《绿野仙踪》的主人公多萝西被龙卷风卷到奥兹国，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。家乡是每个人梦开始的地方，而童年则常常成为我

梦境的骨骼。有人说，你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他（她）几岁，他（她）在你眼里就永远几岁。正如我们对儿时朋友有情感上的偏倚，我们对家乡和童年更是有着厚厚的“滤镜”。那条灰砖小路，那个简陋的小桥，甚至那条水沟，在孩子们的心中都充满着奇幻与历险。儿时的我们爬上屋后的小青山向东眺望，总把其实就近在几公里外的模式口的高楼想象成遥远的另一座城。那些无忧无虑的童年日子，就像宫崎骏动画里的夏日般宁静美好。儿时的我们仰望天空，那些洁白的云朵和雨后绚丽的彩虹，在孩童眼里何尝不是某个神奇的“天空之城”。

想来好笑，儿时的我纠结于两种“超能力”二选一，是拥有飞翔的能力最酷？还是学会隐身术更妙呢？虽然，这两种“超能力”在现实中都难以实现，但凭借阅读和想象，你可以翱翔，可以驰骋，可以瞬间移动，可以以上帝视角肆无忌惮窥视故事中人们的生活。戴上墨镜，你可以（短暂地）直视太阳；乘着文学艺术的翅膀，你甚至可以直视人心。

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失败挫折，我们都可以凭借爱与勇气一次次重启自己。相信保持孩童般的好奇和终身学习的勇气不断探索，在一次次“输入”和“输出”中，定能沿着我们人生的黄砖路，去到我们心中的翡翠城。